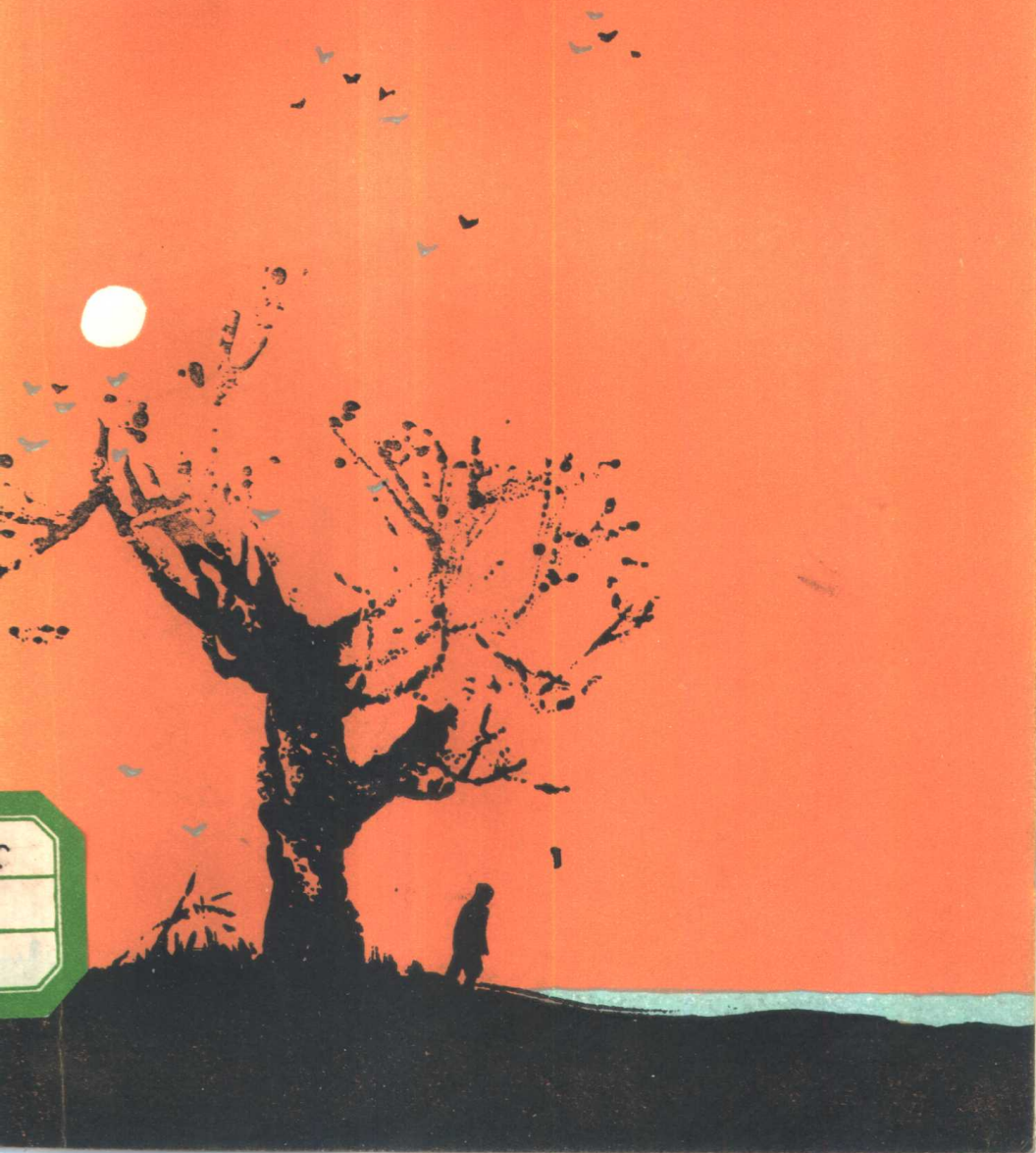


0013461

弯弯的月亮河

浩然



浩然



弯弯的月亮河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

2 034 3582 6

弯弯的月亮河

浩然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7 1/8 插页2 字数144,000

1982年0月第1版 1982年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0,000

书号: 10151·610

定价: 0.53元

内 容 提 要

浩然是我国著名的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家。

这部中篇小说，是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他继长篇小说《山水情》之后所写的又一部新作。

在这部作品中，作者发挥了他的写作功力，吸取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，用生动细腻的笔触，成功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旧中国的普通农民，从愚昧到革命的思想觉醒和性格发展过程；同时，还别开生面地描写了主人公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。在主题的挖掘和艺术表现方面，都有新的发展。这是一部发人深醒，耐人寻味的佳作。

目 次

上卷：夜曲..... (1)

下卷：晨歌..... (91)

上卷：夜曲





我们中国的地盘宽阔，光是横躺竖卧在上面的大小河流，就有很多很多；纵使跑断了两条腿，也很难把数目弄清楚。

有一条月亮河，纯属于那种地图上没有标记、远处人没有耳闻的无名小河。从它出现的那会儿起，就未曾经过人工的疏通和开导，所以水无定向，自由漫淌，冲刷出来的河床子，特别曲里拐弯儿。它好似一棵缺人经管的野瓜秧，在冀东这块溜溜平的旷野上，任着性子地伸藤、爬蔓、放叶、开花……从北边燕山上往下看，那些紧靠河边的大小村落，隔几里一个，隔几里一个，活象挂在藤蔓上的一串正长个儿的青皮西瓜。

小杨树屯是那一串村庄中间的一个。柳顺家住在小杨树屯，并非是排列着祖坟的坐地户。柳顺家的老根儿到底在哪儿，谁也说不准。他爸爸是个“二把刀”的铁匠，肩头挑着担子漂游到这儿落下脚，接着娶个女人，生下一群孩子，就再没往别处奔；最末了，把老骨头埋在月亮河的河坡上。老铁匠有四个儿子，老大卖了兵，死在热河郊外；老二去下煤

窑，砸死在唐山的矿井里；老三跑起小买卖，据说因为赔了老本儿，没脸回家见爹娘，从此杳无音信；最后给铁匠打幡送葬的，只剩下小四，就是眼下还住在小杨树屯的柳顺。

柳顺的为人处世，既不同于他的哥哥们，也不象他的爸爸。月亮河边的庄稼人，大多数具有一种老实巴交的天性，可是老实到柳顺这样程度的老实人，也得说极为罕见。他平时好似一个扎嘴的葫芦，不光不会说一句假话和谎话，连一句玩笑话都很少出口。他不贪吃喝，不求穿戴，更没有一丝一毫离格的念头。他仿佛就是为了干活流汗，才来到这人世间的，吞糠咽菜地填饱肚子，全为着不停地流汗干活儿。他的老父亲和仨哥哥倒霉的悲剧命运，在幼小的柳顺心灵里，刺下一道连一道的大口子，对他的影响太深了！他从小就暗自下了狠心，要学月亮河两岸所有老实人为人处世的老实经验，决不踏着父兄的脚印儿走！平时，他见老实人就亲近，遇上谁办老实事儿就照着做；天长日久，他渐渐地把自己修理成一个顶老实顶老实的小伙子。

有一回，几个年岁比柳顺稍大一点的乡邻，到月亮河东岸打短工铧牲口草，柳顺求人家把他也带上闯练闯练，在望山疃一个姓田的老爷爷家里借宿。田老头当过六十年长工，已经达到七十七岁的高寿。他子孙满堂（应该说“满草屋”）；儿子们、孙子们，全给财主家扛长活、打短工；媳妇、闺女全给财主家当使唤人或是做针线活儿；一家老少，在一块儿过得挺和睦。田老头刚被雇主辞退半年，他腰弯了，腿瘫了，胃口和牙口都十分好：早晚喝两顿野菜粥，不闹肚子；晌午吃掺着糠的硬梆梆的高粱饼子，他啃起来不费

劲儿。柳顺他们每天晚上回到田老头家的草屋里歇腿，就听田老头念叨“老实经”。有一个楞头青插了句楞话：“老爷爷，您苦熬了一辈子，还这么苦，真让人觉着没个奔头！”田老头把脸一绷，挺认真地反驳说：“算了吧，你这是是个不安分的念头，太危险啦！你们知道么，我这几十年，亲眼见到多少工伙，有比我小两岁的，比我大两岁的，都是一朵花儿没开的好年纪，不要说抱个儿子，连媳妇都没摸着，就伸腿死了！比比他们，我这是上了天堂！我当初要是不认命、不知足，能有今天这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人吗？”

柳顺对田老头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认准田老头就是他做人的活样子；跟人家好得没办法再好，叫干爹吧，年纪太悬殊，就给田老头磕仨头，认了个干爷爷。他们回到小杨树屯，正赶上过年，柳顺就买了张大红纸，求一个识字的人照望山瞳田老头家门上那对联的样儿，也给他写了一副，贴在迎街的柴门上了。他想用这个表明自己的心愿，一定要当个象干爷爷那样的人。

柳顺刚成人那当儿，穷人多，富人少，凭卖力气挣钱养家糊口的人，想找个合适的主儿，真叫难哪！头一年秋季歉收，冬天没下雪，开春就闹饥荒。柳顺从河东到河西，转了好几个村庄，不仅没找到个月工干，就连短工也没干两天，挣几个钱都填肚子了，空着两只手回到小杨树屯，坐在对面的土坡上抹眼泪，不敢进家——家里还躺着个饿倒的妈妈，等他带回来米下锅呀！

这一天，正赶上芦苇镇的财主金大先生到小杨树屯讨还陈债。他路过柳顺家门口，瞧见柴门上的那一副褪了色的红

对联，觉得挺特别：上联是“忍为贵”，下联是“和为高”，象门神似地分贴在两扇破旧的门板上。因为没有上门框，横批用一根麻绳挂着，四个大黑字是“安分守己”。不知道怎么这般巧劲儿，这副对联跟金大先生的心思碰上了，就在原地站了好大的工夫没有离去。

柳顺挣扎着站起身，跟财主打招呼，往屋里让。

财主见过柳顺这个人，对他的品行也知道一点点，今儿个对他特别有兴致，叮问柳顺，贴这样的对联是啥意思？

柳顺回答说：“头年个腊月里，我到河东打短工，在一家门口看到写着这几句话，我吃在心里了，今年就求人也给我写了一副。”

“你为啥喜欢这几句话呢？”

“唉，您还不知道我们家的根底？我爸爸和我仨哥哥，要是能‘忍’，能‘和’，能‘安分守己’，咋会落下那么个下场？我得长志气，老老实实地为人，老老实实地过日子……”

金大先生竖起大拇指，连声喝采：“好，好，有出息！从个月十五开始，咱们搭个东伙吧。”

柳顺一听又惊又喜，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是真的吗？”

金大先生温和地一笑：“我哪能跟你这老实人闹着玩呢！”

“那敢情不赖，谢您啦！就是，先借我几升红高粱吃，行不行呢？”

“试活一个月以后，开一半工钱给你嘛。”

“不瞒您说，我家不光是把锅盖长锅上了，我妈还病着……”

金大先生沉思片刻，说：“冲你这老实人，破个例，回头你拿着口袋去吧！”

可把柳顺给美坏了，三步两步跑进屋，给躺在炕上的妈报个喜信儿。

二

柳顺为了能够一心一意地去给人家干，在“上活”之前，把家里的事儿全都料理妥善：抱着碾棍，把二斗红高粱轧成碎面；抡着杈子，把乱谷茬和散柴禾摊晒一遍，重新垛起；最后又挑了满满一缸水。

他喘喘气，擦擦汗，站在炕边，伏下身子，跟妈说几句贴心话儿，便背起油渍麻花的小破被子，上了河堤，提前一晚上奔到金家。

金家财主住在芦苇镇的北街，前边是磨砖对缝的古门楼，后边是黑漆铆钉的大车门；高高的四面长墙，围着一宅两院。西边的院子是内宅，住着东家的男女老少；东边院子是打谷场、菜园子，安着辘轳的水井，还有东北杌杌的两间长工们住的屋子。

这会儿场是净的，畦是光的，树是秃的，不见一个人影，也听不到一丁点儿声音，特别的消停。幸好前两年柳顺刚学活的时候，跟随乡邻到这儿打过一天短工，认识这两间破旧不堪的长工屋，就绕过井台直往那儿走。

西坠的日头，亚赛鸡血一般红，把最后一缕光抹在低矮

的草檐上，抹在大窟窿小眼的窗户上，抹在屋门旁边挂着的一串落满尘土的棒子种上。

柳顺伸手拉开用高粱秸勒的门子，觉得屋里黑洞洞的，跨进门坎儿，站了好大一阵子，才瞧清屋里不仅有人，而且是三个人：一个显得粗壮的，缩在炕角，闷头抽烟；一个精瘦，骨架很大的，蹲在炕中央，两只手捧着一个大海碗喝水；另一个身材矮小的，站在地下，正比比划划地喊喳什么。柳顺发觉自己进来使三个人都受到惊动，一齐扭过脸盯着他，就赶忙很和气地打声招呼：“各位叔叔大伯们……”

蹲在炕上的瘦高个子先冲他开口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柳顺回答：“我是来上活的……”

瘦高个子使劲儿哼一声，讥讽地打断他的话说：“好早班呀！你红了眼，黑了心，等不到明几个天亮了？”

“大叔，您这是啥话呢？”

“就是这个，尝尝吧！”瘦高个子吼叫着，举起手里的大海碗，朝柳顺的头上狠狠地砸了过来。

柳顺机灵地一躲闪，那海碗“叭嚓”一声撞在门框上，打个粉碎；水和破碗碴儿，溅在柳顺被吓得苍白的脸上和颤抖的手上。他给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傻了，细看看那个暴怒的怪人，根本就不认识，既没有旧怨，更没有新仇，所以钉在原地，不知咋好。

那个瘦高个子早被地下站着的那个矮子紧紧抱住，使得他没办法再对柳顺动手，就气势汹汹地喊叫：“小子，有种的过来，咱们试试呀！”

柳顺冤屈地说：“我没碍着您哪……”

“别装蒜啦！好处抢到手里，小命值钱了？这不行，咱们他妈的谁也别想好好地活！”瘦高个子这样喊叫着，猛一用劲儿，把矮个子给甩开，一步蹿到柳顺的跟前，“你不敢？你没胆子？你是孬种做的！你是没长胡子的娘们儿！”

柳顺被这蛮横人辱骂得热血往脑袋上撞，浑身如同筛糠一样哆嗦起来。可是他咬紧牙关忍受着，任凭那个人咆哮，他不吭声，也不挪动一下。

“你想先尝尝老子的？”瘦高个子举起大拳头。

柳顺依旧没动，闭上了眼睛，静等那个大拳头落在自己的身上。

这样一来，瘦高个子干着急，没办法，不要说跟对方厮打拚命，连怒骂声也渐渐地没了劲头。当那矮子又一次奔过来想把他拉开的时候，他已经长长地出口气，放下拳头，一回身，把炕上的一条破被子扯过来，一团一夹，从柳顺身边摇摇晃晃地走出长工屋。

矮子喊他：“二赵，明儿个早起再走吧！”

瘦高个子头不回地说：“算了，我还在这儿挤个啥劲儿！”

矮子说：“晚上还有你一顿饭哪！”

瘦高个子在窗户外答了一句：“一顿饱饭救不了我……”

炕角坐着那个一直没说没动的壮汉子，这时候开口指使矮子：“快，送他一程，最好送到家，别在半途中出事儿。”等矮子应声追出去之后，壮汉子一挪一擦地下了地，面对发呆的柳顺突然地“嘿嘿”一笑。

柳顺感到这笑声比刚才的怒骂声还要惨人。

壮汉子说：“难怪这几天老东家到处宣扬你老实，名不虚传，你真有两下子。你对，你对呀！”

柳顺不明白他这几句话的用意，不敢随便搭茬儿。

壮汉子继续说：“我姓郭，人家都叫我大老郭，一块儿混一程子，你就知道我啥人性了。刚才我没拉没劝，可不是故意看热闹。应当让他喊叫喊叫、痛快一下。你们要真动了手，我能制住他。”

柳顺嗫嚅地低声嘟囔说：“他好象疯了……”

“差不离儿。所以不应当让他把火气全窝在肚子里。”大老郭点着头，又冲柳顺一声嘻笑，“别楞着啦，放下行李歇歇腿。”他用大手拍着被熏得乌黑的破苇席，“你就睡这儿，这是他给你腾出的窝儿。”

柳顺一楞，忙问：“他是给散伙的？”

大老郭又一毗咧嘴，回答说：“饭碗没了，你顶了他嘛。”

柳顺听到这句话，胸膛里不由得冒出一种对不起人家的歉疚情绪，低声说：“事前我不知道……”

“不怪你，怪他小子倒楣哟！”大老郭依旧嘻皮笑脸地说，“打光棍的命儿，熬不住，非得娶个累赘媳妇。娶媳妇就娶吧，还不老实睡觉，一连气地做孩子；媳妇病了没奶水，饿得小崽子呱呱叫。看是熬光棍好，还是图一阵儿舒坦好？”

柳顺用耳朵认真仔细地听着大老郭这一套嘻笑怒骂，不知咋的，他想起病在炕上的妈，想到临出门忘了烧一壶开水，再用破棉袄偎在炕头上，妈渴了可咋办？他心里一阵发

酸，问大老郭：“他们家有人照顾闹病的和小的吗？”

大老郭摇摇头：“有个屁呀！二赵还不到一生日，他爹就伸腿儿死了，他妈怕全饿死，扔下他，带一个能走路的嫁了人。”

“丢了这个饭碗，他有吃的吗？”

“有，月亮河的水！”大老郭嘿嘿笑两声，说，“东家派他出车进城，他不直去直回，偷着跑回家去看看媳妇孩子，还丢下二升牲口料……这不是找着倒霉吗？”

柳顺一边往炕上放行李，一边品味那个叫二赵的人的遭遇，心里暗想：“弄到个饭碗不易，端人家的饭碗更难；我一定得老老实实，安分守己，不惹事生非，保住这个立脚的地方。”